

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

那時候的日子，真是一段打殺青春的華麗年紀……血液在騷動的十五六歲的血管裡奔流，也在十六歲的金門砲彈鋼刀上綻放血色玫瑰。

那是個白牛奶蘋果綠的初夏，總是奔跑著，奔跑著，在村間迷宮似的巷道中追逐、咒罵，那些青簷細瓦訴說著安詳的午後，阿媽癩著嘴正沈睡；隔壁女童穿著小內褲的軟嫩胴體；打鐵的師傅在磨刀石上歇著的毛毛腿上駐足洗手的蒼蠅；柑仔店外頭搖晃的「菸酒」鐵板鏽得就要掉下來了……

從未喊過救命，那時候的日子，陽光總是像塵封的玻璃沙將往事凝固成畫，不願打破一個沈睡的村莊裡唯一的平和，於是，你們會看見，我的血花在奔跑時飛散成點、成線，義無反顧奔向陽光的終點線，在那個寧靜的夏天。

怪手終於要啟動時，夕陽慘紅。自己的影子拉得瘦長，有點搖曳不實。

鬧市中這一處陳舊的眷村必須拆遷，水泥薄敷著的外牆赭紅的磚瓦都露齒而笑，綠色的草芽像塞著牙縫的討厭菜渣，那些來不及搬走的東西：一個禮拜前抗議的白布條散落著血色的草菅人命，燒黑了底的鋁製茶壺、坐歪了又繞著鐵絲補救筋骨的藤椅（所以這老人老是患腰酸背痛的老毛病？）、牆壁上糊著鄧麗君林青霞甄珍唐寶雲的秀麗容顏的發黃月曆塗鴉了各種人名地址電話號碼（有許多個打叉的，大概

葛屁了？）偶爾還有破了的小灶頭和碎煤，背面是某個麗人紙板而早已裂了痕的立式化妝鏡、散落一地的針線、口紅、發票、雜物、古老生鏽的喜餅鐵盒，還有一禎來不及帶走的老伴兒的遺照（也許老伴兒也亡去了？）……

頂間搖晃的記者證阻礙了我按快門的動作，那些物事淒零地躺在那裡無辜、沈默。一個星期以前，這裡那裡吶喊的老兵依舊嚷著聽不清楚的鄉音說要捍衛家園，抖顫的手腳拿不起一隻板凳扔出去，早已向歲月器械投降的軀體，老淚中那雙已經沒有生命力的青白眼睛，我看到了最深沈的「放棄」。

記憶就像拋物線一樣，擲一枚錢幣比賽看誰擲得遠，然後它就像長了翅膀乘著拋物線飛去，閃光一瞬，從此怎麼找再也找不到了因此是我的荒唐之言最是可信，宣布榕樹下到池塘邊是我的領土，手指指向之處皆待我命名。

十五歲，孩子王的春天。

鎮上的社戲開演的那一天，黃昏，戲臺上空蕩蕩的，戲臺下與戲臺後卻圍了幾個好奇的孩子與少女，隔著塑膠帆布笑著在那兒爭看演員化妝。底下已經零星來了許多搬凳子來的小孩與老人家，後頭寺廟的熱火朝天，供桌上的豬殺得生氣未消，嘴巴微張著笑，空氣裡面滿是肥油的臭味道。

夜戲開鑼，搬演「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戲碼，夕陽的豔頭還殘存一點晚霞餘影，媽媽嫂子小姐們洗浴好勾著手結伴出現，紅光照得人影格外嬌麗，她們走過來空氣就變得清新，附近的人們聚集，燭光燈泡下喝茶嗑瓜子閒嗑牙的聊不完的人生和八卦……戲臺後面開始響起鑼鼓，人們漸漸靜下來。

你，孫悟空出場。

翻滾騰挪，百八公分身量整個舞台亮晃晃一片金光，化得誇張的臉蛋掩不住一雙火眼金睛，搔癢跳躍每個動作與神采都令底下人喝采歡呼。猴戲向來是最受歡迎的。春天的猴戲使些姊妹妹妹們多些幻想、多作夢的，在那一刻停頓，廟埕上的風吹過，吹過為了看戲暫時鬧空城的小村，吹過了為了煙癮而暫時踱步回家的我，吹過了正巧翻牆偷竊而與我打了照面的你。

撒腿跑的姿勢，風聲鶴唳，三秒、五秒，咚咚咚，我聽得到自己越來越沈重的心跳，而你的身影快得像是在長巷間突然闖進了時空結界，那麼一瞬間就消失了。我楞了好半晌，才想起來要報警，那些家裡與鄰人丟失的黃金與鈔票總在說不清楚與說得太清楚幾枚手鐲戒指頂鍊花樣幾何十來歲嫁過來吃苦與哭哭啼啼——我的嫁妝——中浪費速賊的時間，那時候我只記得那百八身量與一雙黑暗中也閃亮的火眼金睛的疑惑，但是連警察也當我認錯，戲臺上的孫悟空有不在場證明。

戲班結束搭了夜行貨車離開，我憤而騎著剛改完不久的名流跟蹤但不爭氣地沿路猛放砲的排氣管你早已發現，躍身下來等在黑暗的大榕樹下。額上冒汗鬆鬆筋筋脖子摸摸了摸腰間的瑞士刀，停車上前，我的肩頭一重，突然地上的人影變成兩個，手持腰間插著短傢伙，一回頭來可不是另一個孫悟空？拿著一只黑色布包沈澱澱往我懷裡塞：「還給你。」

兩個一模樣的少年嘴角撇著笑，彷彿是某種共感，兩個孫悟空，一個沙悟淨。

每個老人，拉著一個願意聽的年輕人，矮凳擺案上的老苦的烏龍茶壺裡一肚子的故事，倒也倒不完，過去的歷史片段、逝去的記憶，夾雜著戰火或逃難的灰色的景片，像是每個如我輩的童年多少已經在反共抗戰電影與紀錄片溫習了這一幕幕，以致於老覺得征戰沙場的想像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們單純地

被教育成像是爺爺那一代才剛發生的事。老人說軍人單純的信仰是信仰摩西如他的每一句話而瞬間百萬軍民橫渡紅海之輕易只是劃開地圖上海峽的一線，那是神諭！一直以為彷彿故鄉就在不遠的對岸，當年戀著的小姑娘還搖著白手帕站在岸旁哭哭啼啼說等他回來，而他說「很快很快」，時光如今卻將他們整成半死不活的殘疾人過著乞丐般的生活，那一切渡海後的往事啊，別再提起。

當年的小姑娘呀小姑娘原諒我從沒忘了妳，落地生根後還是娶了相親來的台灣大姑娘、山胞的窮女兒，烏鴉鴉的同袍大刺刺講家鄉話搭在一個自成聚落的小村子裡語焉不詳或言過其意吵鬧鬧間孩子就孫猴子一樣一個個繃出來，忙不完的柴米油鹽啊，單身王老五也把隔壁的孩子當自己的教訓……

在警局前面將那包贓物丟著跑掉而隔天管區就找了伯媽阿媽等一千人來認領「寶貝、我的心肝嫁妝」的一連串感嘆之外，壞賊良心不安下十八層地獄等還議論了一下午。同樣鎮上風景，同樣年歲，外省眷村在山頭那邊，我的小村在靠海的大圳溝這邊，好像兩個世界，圳溝每到雨後或滿月滿潮，夾帶著垃圾和死貓狗的棄屍飄至堤岸，陽光一出臉整個村好像一個巨大的綠黴臭豆腐，沒人肯到這裡，除了我，那象徵我長大了的煙癮犯了的的時候，蹲在堤岸上看骯髒的溝水冒著噁心的水泡，除此之外，這裡看得到藍夜裡的銀河，深邃的另一個時空。

總想起將我去給阿公阿媽帶的爸媽，他們討生活的大城市裡也有另外的星空嗎？

那老人的身影曾和我死去的阿公一樣，白色竹紗衫裡瘦骨嶙峋，總是沈默的背手散步，當他再也走不動的臥床的時候，好幾次我被他驚醒，他像夢遊者似的自己坐到闇黑窗邊然後突然哭起來，他看見日

據時期一手建起來的大理石老字號的商號怎麼被三合板大招牌擋住了而再也看不見不遠處的黑色大佛，大佛蓋起來的盛事時光而使小城有了正字標記，人們恭維他白手起家的傳奇，更早的當年商號開張在市街裡大放炮花的空氣令人銷魂，連日本官也派人來送賀禮，多好的年代呀……阿公抬頭看這小城上方浮動著霓紅的市光，而他的那一代怎麼就走進了灰暗的歷史去了卻絲毫不覺察？他發現自己正朝著生命的盡頭前進，他的五兒四女紛紛都離他離城而去。

「我們這群人，一個禮拜死五個。」老榮民說。

你說老爸是外省老兵，老媽是本省歌仔戲班出身的武旦車禍後癱條腿嫁人，年紀相差二十七。小時候翻滾騰挪全在老媽的藤條下面教訓出來的，不讀書就送去戲班，但是先混上太保和賊偷扒竊的伎倆，雙胞胎容易引人注意，你倆從不一起行動，說好你在明、弟弟在暗，得手不下數十次，你的表情有種輝煌後的淡然。

你不多久就脫離了戲班，你說閩南語的調完全聽不出來你的省籍，「因為我很少和我爸講話」，你如是說。

你爸爸。那個終年坐在門口呆望的老人家，閒時到大圳溝邊徘徊一陣，背手散步看點簡單的人事就陷入沈思，背影裡寂寞的背影，原本巷弄裡奔來跑去的年輕人一個個長大離開，眷村於是也成了一個封閉於世外等待凋零的老兵，他核桃般的臉孔皺紋是刻上去的，我一直喜歡他的沈默，而他的冷漠卻使我敬凜。

老人說，他們的一生活在「等待」中。無盡的等待。

女人很嘮叨，她們花一辈子的時間不停的講話台語國語客家話，所有現實的瑣事和疑神疑鬼嫉妒心重而且到處挑剔，而最終合上嘴巴的時候，滿肚子空虛。

村子裡面一定有狗。狗忠心。他說。

像我們。我們像狗。

阿公臨終前那兩年患了老人癡呆症，每到黃昏時分就開始煩倦，他會向虛空裡猛力抓著什麼，然後開始喃喃自語，激動的、老淚縱橫的，像是一個仇人就在眼前，他控訴、他追悔、哭泣、咒罵，然後，時間過去，夜晚來了，一切都安頓下來，他無聲睡去。

那些越來越簡短的對談裡，我與老人下午的時光就這樣流洩，漸漸感到那種老的氣味有種腐朽、尿騷和很久不洗澡的人氣（多麼像，像阿公阿媽他們最終時候的味道！）怵慄恐怖，我神經質地採住楔形日影。時間靜止吧。

是你把我領進着村裡的世界，擠挨的矮房子好管閒事的女人家，除了炒得五香和辣椒味噏得不忍離開的晚餐味道和聽不懂的各省方言，原來那與我生長的小村落並無兩樣，遇到你使我脫離了自己巷頭孩

子王的圈子，你聽了笑了笑彷彿我早應該長大了。

長大？你問得直接，幹過沒有？

我發窘。

關於打砲的記憶也是荒謬的，你倆帶我攀爬着村裡頭一個據說是個精神有點毛病的老處女的家，老處女只有個老榮民爸爸癡呆著，因此老處女不嫁，因為不嫁所以有點毛病，老處女的身材很好但是醜陋，終年不變的齊耳短髮和黑框眼鏡圈著的單眼皮，令人想到學校裡訓導處的兇巴巴的女教官也一個版打出來的也同樣嫁不出去，不禁想難道全世界老姑婆的臉也是個不變的樣版戲？

她家的澡間磚瓦處地震裂開了個小洞，三個人蹲在那，每天浴後她必定裸身照鏡三十分鐘，她果然有苗條的身材、豐腴的臀部，當她像擠捏蜜桃般擠捏自己雙乳的時候，你倆動手把我的褲檔打開，三個人呼吸沈重，帶著迷狂的微笑，激湧的河流輪流奔洩而出，癱軟坐在地上，世界和我和諧的那一瞬間……神聖的時刻。

你說，小時候爸爸曾帶著他倆坐河堤上說話，「你倆兄弟不曾看過夜晚的星空吧，在雲的上頭看，爸爸暫時開飛機的時候看過……」你說那時候他邊喝酒邊說了很多有趣的話，說過去戰場上的同袍曾坐在他床頭起勁地和他聊了一晚上的天，他肚皮的窟窿還咕嚕咕嚕冒血，他剛到島的時候去過大官家裡當差，那一大片草皮上衣著人時的男男女女以及白色別墅裡的生活，穿好衣服、開熱帶灌木林舞會、喝洋酒，他也偷喝了洋酒而差點強暴了裡頭半裸餵大小姐奶的保姆，並且大聲說醉話這樣紙醉金迷說要反攻復國是個笑話之類的，然後就被開除了，他說故鄉有條鐵道但是火車過站不停，有一天夜裡火車忽然停下來載走他信誓旦旦看到自己的祖父，鐵軌一直沿著平原直奔到天界，祖父當夜就去世，可他相信是搭銀河

鐵道的火車而去了……他倆兄弟後來不聽話了他就搨他倆耳光、動不動拳打腳踢，以致於他們逃家打小混到台灣人裡頭去抽煙嚼檳榔說台語，那裡有幫派兄弟，他們也講「革命情感」誰要失風、誰要被欺侮，他們便吆喝著一群人抄傢伙砍回去……你抽了口煙：「誰不是在找出口，只是大家都被封鎖住了。」

「帶著恐懼去沈思」——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作我的前導。」我在電腦前用魯迅之語打下紀錄——「被遺忘的眷村」訪談記。我自己知道那是狗屁，多年來不跳的眼皮又跳起來……

那個夏天，你弟弟失手砍了人，我邀你到圳溝堤來學翻跟斗的把戲，他從巷頭跑來的時候滿頭是血，「他媽的！」，你側翻下河堤，拉著弟弟招呼我說：「還不下來，緊走。」果然後頭就來了四個拿西瓜刀的豺狼虎豹就在眼前了，後腦勺突然有點熱，但是不管，我奔跑……他們兩個人的身影漸漸遠了，我從沒想過青春可以這樣刺激、這樣慷慨激昂、這樣可以留在某種傳說歷史冊裡的另一種碧血黃花，春天的孩子王是童年的無知、家家酒的玩意兒，我除了被爸媽留在鄉村裡和公公阿媽依親，我嚮往那種不曾有過的戰爭的洗禮，便只有這樣的血腥才足以銘誌我的青春榮鈴，我在笑，後頭罵著：「死囚仔脯麥走。」咚咚咚：我又聽到自己心跳如鼓的聲音，接著眼皮劇烈跳起來，舌燥頭昏，忽然間地轉天旋，跌倒，明亮晃晃的下午豔陽天，天地昏黑一片。

我遺憾著你從此就那樣不見了。

那個夏天流氓追殺我砍了一刀後被村子裡午睡驚醒尖叫捉賊的孀婆大叫救命送醫，養了個把月的傷才復原，巷頭我的傳奇正在小蘿蔔頭間傳送著無與倫比的尊敬，那些比我大從不肯理會我的友伴聽說也對我另眼看待了，卻只在阿媽的念叨扭耳不准我出去見笑中，傳奇沈寂了。

傷好之後，我嘗試到眷村找你，忽然之間整個小聚落拉起黃色禁止塑條，立著此地要徵地而村民全數搬遷的木牌，一下子成了空洞的廢墟。

我看著怪手將那些磚瓦矮房拆除直到成了瓦礫，後方的平原，遠遠的火車慢速行駛而過，然後天岑藍成水波，我們好像變成人魚，曳尾遊走……

沒過幾天，阿公死了，死前他一直唸著說要去「等火車」，爸媽有點陌生地回來奔喪，我的心中是酸酸的。

我的青春那樣終結了。回到城市像複製罐頭一樣的生活、考試、成長、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你，我的安那其國王對我來說始終沒有名姓。

每個眷村要改建的消息傳來，我掛上記者證自願去跑新聞，每個野台戲聽說演孫悟空，我曾是底下零落的人影之一，每個學生子聚會的場合我在逡巡著什麼，好像是我自己虛構的傷口來歷、虛構的孫悟空、虛構的時光就像那個曾經信誓旦旦的老人說看見冥界來的銀河火車一樣沒人相信……然而，那一個個對我說他們的往事的老榮民，像交代遺言一樣彷彿我是最後的見證者，提早的，君父的城邦成了鬼域，他們全等待勾消世間的生死簿一筆然後夢魂瀟灑回鄉，只是時間的早晚罷了……那時候，我看到阿公也一起，就在那個藍色絲絨一般的星空下過站不停的火車突然嘎——伊——地停止，灰藍的車廂有種夜空

的深邃，他們不分彼此地上車坐定，靛藍色天鵝絨的座椅喔，
銀河鐵道一直鋪陳到美麗天空盡頭的地平
線，列車飛起滑過一個拋物線後，金幣一樣閃光一瞬……